

外国影片研究丛书

# 音乐之声

中国电影出版社

外国影片研究丛书

---

音 乐 之 声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83 北京

# THE SOUND OF MUSIC

by Maria Augusta Trapp

New York. 1966

## 内 容 说 明

本书为“外国影片研究丛书”之十一，内容包括美国小说《音乐之声》和根据该小说改编的同名影片以及有关影片的其他材料。小说取材于1938年发生在奥地利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萨尔茨堡地方的冯·特拉普上校在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率领全家组成了家族演唱团，到处演唱奥地利民歌和爱国歌曲，颇获成功。情节曲折动人，文笔朴实，堪称佳作。据此改编的影片因技巧高超，歌曲动人，获得五项奥斯卡奖，影片上座经久不衰。

责任编辑：呼 冉

## 音乐之声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4 插页：6 字数：343,000

1983年12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册

统一书号：8061·2051

定价：1.70元

## 编辑例言

我们现在出版的这套《外国影片研究丛书》，作为一种新的尝试，终于同读者见面了。

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书的目的，是向从事电影创作的同志们以及有志于写作电影剧本的一般读者，提供一批有参考价值的改编电影剧本，同时提供据以改编的原作或有关素材。通过这种编辑方式，读者可以对照阅读原作和改编剧本，这就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对两者进行分析研究的机会，从中看出原作和剧本在表现主题、安排情节、刻画人物和处理场景等方面的相同与不同之处；看出两种艺术手段，其中特别是电影手段的长处与局限。我们认为，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和比较，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要比阅读一些有关改编问题的抽象理论更易于得益。

就我们所知，改编向来是电影创作的一种主要方式。自从电影发明以来，世界各国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剧本是为数极大的。这些改编的作品，其原作有的是古典小说或戏剧，有的是影响较大的现代作品，其他诸如回忆录、传记以至新闻报道等也都可以成为改编电影的素材，其范围是十分广泛的。

至于改编的结果，有的对原作做了忠实的“电影化”，即原封不动地搬上银幕；有的则取长补短或改头换面，甚或统摄原意，另铸新篇；有的大刀阔斧，删繁就简，使其线索单一，人物突出；有的则添枝加叶，大事繁衍。总之，凡是成功的改编无不都是各具匠心，妙用刀笔，形形色色，各有千秋。

然而，毫无瑕疵的样板式的模式是没有的，一成不变的艺术加工方法也不存在。我们向读者提供这套丛书，并不是想向

读者提供什么范例，也并不认为这些都是无懈可击的成功之作。我们没有对这些作品的改编技巧进行什么分析评论，这一方面是囿于水平，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给读者造成先入之见，影响读者独立研究的兴趣。

最后，必须声明的是，这套丛书中有些是文化大革命前旧书的重版，如《罗马 11 时》，有的则是新编的。特别是新编的选题，按例应当除了作品本身以外，尽量编入一些有关资料，如原作者或改编者关于创作意图或经验的文章，有关的评论以至改编影片的剧照等等，这样就可以给读者提供更多有助于分析研究的材料。但是由于我们手头几乎没有任何可供编选的资料，这十年来“四人帮”肆虐的结果，使我们原有的资料散失殆尽，而近十年来的外文书刊则全付阙如。可以说，我们这套丛书的头几本在内容上显得比较贫乏，也反映了“四人帮”对电影研究工作破坏之严重。好在这套丛书今后还将继续不断地出下去，我们相信，随着各项工作的逐步恢复和开展，这种缺陷一定会逐步得到改进和弥补。希望读者热情予以批评和帮助，使我们出好这套丛书。

一九七九年春

## 目 次

### 音乐之声 (小说)

|                       |       |
|-----------------------|-------|
| .....〔美〕玛丽亚·奥古斯塔·特拉普著 |       |
| 诸宁译                   | ( 1 ) |
| 写在前面.....             | ( 3 ) |

### 第 一 部

|                           |         |
|---------------------------|---------|
| 第一章 只是借给他们.....           | ( 5 )   |
| 第二章 昔日的光荣.....            | ( 19 )  |
| 第三章 “男爵不愿意.....”.....     | ( 24 )  |
| 第四章 一个奥地利圣诞节.....         | ( 32 )  |
| 第五章 “上帝的旨意毋庸置疑”.....      | ( 44 )  |
| 第六章 家庭的节日.....            | ( 59 )  |
| 第七章 音乐之夏和婴儿.....          | ( 73 )  |
| 第八章 彼得表叔和他的指南手册.....      | ( 80 )  |
| 第九章 一回手术,一只乌龟和一次长途电话..... | ( 89 )  |
| 第十章 焉知非福! .....           | ( 95 )  |
| 第十一章 “永不再干”.....          | ( 101 ) |
| 第十二章 从爱好到职业.....          | ( 105 ) |
| 第十三章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 ( 111 ) |

### 第 二 部

|                    |         |
|--------------------|---------|
| 第一章 在“美国农民号”上..... | ( 125 ) |
| 第二章 万事开头难.....     | ( 130 ) |
| 第三章 安顿下来.....      | ( 139 ) |

|       |                    |       |
|-------|--------------------|-------|
| 第四章   | 巴巴拉的出世·····        | (151) |
| 第五章   | 下一步怎么办? ·····      | (157) |
| 第六章   | 在看得见自由女神铜像的地方····· | (162) |
| 第七章   | 学习新的方式·····        | (170) |
| 第八章   | 奇迹·····            | (177) |
| 第九章   | 莫尔林·····           | (185) |
| 第十章   | 苍蝇·····            | (196) |
| 第十一章  | 佛蒙特的斯陶威·····       | (203) |
| 第十二章  | 新的一页·····          | (214) |
| 第十三章  | 向美好的驻留地告别·····     | (222) |
| 第十四章  | 新居·····            | (228) |
| 第十五章  | 战争期间的音乐会·····      | (246) |
| 第十六章  | 特拉普家族音乐营·····      | (254) |
| 第十七章  | 营地掠影·····          | (272) |
| 第十八章  | 特拉普家族奥地利救济会·····   | (279) |
| 第十九章  | 一封信·····           | (290) |
| 第二十章  | 难忘的一年·····         | (306) |
| 第二十一章 | 同心同德·····          | (310) |

## 音乐之声 (镜头纪录本)

·····[美]厄内斯特·勒曼编剧

陈叙一 杨仲文编译 (317)

## 附录:

《音乐之声》制片人兼导演鲍勃·怀斯··· 严 敏摘译 (423)

《音乐之声》女主角裘莉·安德鲁丝

·····晓 兰 严 敏摘译 (425)

我是怎样拍摄《音乐之声》的

·····[美]特德·麦克柯德 朱 角译 彬 华校 (428)

音乐片简史·····刘明明编译 (435)

《音乐之声》剧照

# 音乐之声

(小说)

〔美〕玛丽亚·奥古斯塔·特拉普 著

诸 宁 译



## 写 在 前 面

说老实话，这的确是一个前言或是序言，但是我怕这样一说，你就不会读它了。我就从来 unread 前言，我非常希望你一定要在开始读这本书之前，先听我讲讲这本书的事。所以，前言也罢，不是前言也罢，都请你先读一读。

大约在十五年以前，我和我一家来到蒂洛尔作客，我们的女主人是一位著名的作家。

“真有意思，”有一天她说，“我这一辈子在四十岁以前，从来没有写过一个字！”

“那真叫人难以相信，”我们惊讶地说。

第二天，我们大伙儿来到一个风景如画的山谷。在途中，我们看见一处林木葱茏的山坡上有一座小教堂。

“我们爬到那儿去吧，”我们的女主人说，“那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的确是这样，这座古老的教堂建筑风格十分奇特，屋顶上垂下来一根绳子，那是连着小尖塔上那口钟的。我开玩笑地拉起绳子，想试一试这口钟的声音。

我看着我的朋友说：“我希望在我四十岁以后也能变成一个作家！”我不过是开玩笑罢了，但是当我看见她毫无笑意，我感到有点不知所措。

她相当奇怪地注视着我说：“你知道那个典故吗？”

我放开绳子问道：“什么典故？”

“唔，”她说，“据说如果有人一边敲钟，一边许下一个誓愿，那么不管是什么誓愿，都会得到实现，条件是他事先并不知道这个传说，而这种事情只是百年一遇的。这个峡谷里的人

们都管它叫‘许愿钟’。”

“不，我不知道这个典故，”我说。

这是十五年前的事了。

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我把关于一个家庭的回忆记载下来的时候，我诧异，我惊愕而又激动地发现，在一个人短促的一生中竟能凝聚着如此多的爱——诚挚的、真正的爱：首先是上帝对我们，他的孩子们的爱，一位父亲的指导性、启示性和保护性的爱；凡是真正的爱都能得到回报，这次也不可能例外。

因为我们是歌手，这个故事就变成了一首歌，一曲颂歌。大卫王在他的一首诗篇中唱道：“对我主唱一支新歌”。上帝已成为我们时代的伟大的未知的主宰。人们稍不如意，便怨天尤人，抱怨环境不佳，营养不良，祖宗缺德，但是从不反躬自省。“特拉普歌手之家的故事”，则要成为一首感谢我们神圣的在天之父的爱的颂歌。

科尔·乌纳姆

于斯陶威，佛蒙特

圣灵降临节的礼拜日，1949

## 第 一 部

### 第一章 只是借给他们

我正在改我的五年级学生们的作业本，有人拍拍我的肩膀，我抬起头来，望着一个矮小的打杂的修女那张布满皱纹的、苍老的脸，她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使人觉得和蔼可亲。

“阿贝斯修女在她的专用会客室里等你，”她低声说道。

我由于惊愕而张开了嘴，还没有等我把嘴闭上，门就随着那个矮小的身影关上了。打杂的修女是不可以同候补见习修女交谈的。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们这些候补见习修女只是在唱诗班远远地看见过阿贝斯修女。我们的地位是低下中最低下的，我们住在见习修女住所的外边，戴着我们的黑丝披巾，热切地期待着进入那见习修女的神圣的围墙。我刚从维也纳国立高等师范学院毕业，我必须获得我的教育硕士学位，否则就永远别想进入这些围墙的大门。

阿贝斯修女居然会召见一个候补见习修女，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这意味着什么呢？她的专用会客室远在这所古老修道院的另一头，我一路上尽量绕着道走，以便争取时间好好反省一番。我在这里是一匹害群之马；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从来不怀任何恶意，但是我所受的教养使我变成一个野男孩，而不是一位年轻的小姐。见习修女主管一再警告我，上楼梯时不可以一步跨两三级；不可以从楼梯栏杆滑下去；不可以吹口哨，哪怕是宗教曲调也不行，在这些神圣的房间里从来没有听说过

口哨声；至于在边厢教室的平顶上跳过烟囱，那更是一个圣·本迪特教派圣职的候补见习修女万万干不得的。我每一次都真心诚意地表示同意，然而，麻烦的是，每一天都发生那么多新的越轨行动。

这次又是怎么回事呢？我思前想后，慢慢地走下两道年久失修的楼梯，穿过古老的鹅卵石砌的厨房院子，迎面墙上有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巨大的耶稣像，我们亲爱的古老的修道院的奠基人艾伦楚迪斯圣徒的雕像耸立在一股喷泉之上。我慢慢地走进厨房院子另一边的走廊。

尽管我心里七上八下，一路上在搜索枯肠，我仍然再次领略到这世上最美丽的地方的不可思议的迷人的美。坐落在阿尔卑斯山北边的本迪特教派修女的农贝格修道院已有一千二百年历史，这是一个仙境般美丽的所在。我不得不忙足片刻，在我走上通往阿贝斯修女住处的螺旋形楼梯前，再一次看看那灰色的、八世纪建造的修道院墙壁。

我犹豫不决地敲了敲那厚重的栎木门，它非常厚，所以我只能隐约地听见一声“Ave”，这相当于美国话“喂，进来”。

这是我头一次来到修道院的这一部分。巨大的门通向一间有弓形天花板的大房间；房间中央是一根线条朴素而优美的柱子。在这个奇妙的修道院里，几乎所有的屋子都是穹顶的，都有柱子支撑着天花板；窗子上都安装着彩色玻璃，甚至连边厢的教室也不例外。靠近窗子的地方放着一张巨大的写字台，一个纤细矮小的身影从写字台前站起来，她的颈项上戴着一个用金链系着的金十字架。

“亲爱的玛丽亚，你好吗，亲爱的？”

哦，这是多么和蔼可亲的声音！当我听见那种语调时，我心上的石头，不，是巨大的岩石，才落了地。我愁些什么嘛？阿贝斯修女不是那种人——为吹口哨之类的小事大惊小怪，我心里升起了一个模糊的希望，她现在也许会告诉我接收我的准

确日期了吧。

“坐下，我的孩子。不，坐在我旁边。”

停顿了一会儿，她握着我的双手，以探询的目光注视着我的眼睛说道：“告诉我，玛丽亚，你在我们古老的农贝格修道院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什么？”

我直视着那双美丽的黑眼睛，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对我们来说，世上唯一重要的事情是认清上帝的意旨，并照着它去做。”

“如果那并不是愉快的，或者如果是困难的，甚至非常困难的呢？”她紧紧握着我的手。

噢，我心想她的意思是指离开人世，放弃一切等等之类吧。

“是的，修女，即使那样，也心甘情愿。”

修女放开我的手，靠在她的椅背上。

“好吧，玛丽亚，上帝的意旨似乎是让你离开我们——仅仅离开一段时间，”她见我惊愕得瞠目结舌，便急忙继续说下去。

“离——离——离开农贝格，”我结结巴巴地说，泪水涌了上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现在那个慈祥的女人紧挨着我，她用胳膊搂着我因啜泣而抖动的双肩。

“你看，你的头痛病一周比一周厉害了。医生认为你从天天爬山的生活转为与世隔绝的修道院生活，环境变化太快，他建议我们把你送走，最多到不了了一年，送到一个你能进行正常锻炼的地方，安顿下来。等到明年六月，你再回来，就永远不再离开了。”

明年六月，唉呀，可现在才十月啊！

“事情说来真凑巧，今天有一个冯·特拉普男爵，奥地利海军的退休上校打电话给我们，说他的小女儿身体孱弱，需要一位教师。你今天下午就要到他家去。现在跪下来吧；我要为你祝福。”

我跪了下来。一只纤细的小手在我的前额上划了一个十字。

我吻了那戒指，泪眼朦胧地对那双令人难忘的眼睛瞥了最后一眼，它们仿佛知道一切烦恼和忧伤、痛苦和不幸，但是它们也知道胜利和恬静。我怕我一开口便会放声大哭起来，然而什么话都是不必要的了。

“好啦，去干吧，也要全心全意的啊。”

情况就是这样。

几小时以后，我坐在萨尔茨堡雷西登茨广场的老栗树林下的绿色长凳上，等待公共汽车把我带到艾根去。我一只手紧紧地握着一个纸卷，上面写着：“萨尔茨堡艾根特拉普别墅乔治·冯·特拉普上校”；另一只手抓着放在我身旁长凳上的一个老式皮革提包的把手，里面装着我所有的世俗的财产，主要是书。腋下挟着我的吉他的琴颈，它几乎是我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了。几年以前，当我进入大学工读时，我用自己头一次挣来的钱买了它。它到处陪伴着我。我旅行了很多地方，走遍了阿尔卑斯山，最后来到这农贝格的圣山之上。可是现在它要跟着我去流放。

我仍旧感到惶惑不安，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我竭力回想着刚刚过去的几个小时，简直就象一场恶梦。我从阿贝斯修女那里回来后，我的见习修女主管弗劳·拉斐尔已经在后补见习修女的屋子里等着我了，她手里抱着一大堆衣服。当我一年前进修道院时，我脱下了我的奥地利服装，换上了候补见习修女的黑衣服和黑头巾。由于修女会已决定可以吸收我为见习修女，我自己的衣服在这一年里已给了那些需要衣服的穷人。我看得出来，弗劳·拉斐尔对整个情况也感到非常难办。她有点无可奈何地看着她手上的衣服，那是另一个见习修女的，她比我矮一点，比我胖。她挑了一件衣服，我顺从地穿上一件老式的蓝哔叽长袍，领口和袖口都缝有可笑的格子花边。我穿了三次，因为我分不清哪是前襟，哪是后背。然后我戴上一顶皮帽子，它简直就象消防队员的头盔。它直盖到我的眉毛，我不得

不把它往后推一推，才能看见弗劳·拉斐尔，她只好说：

“现在让我看看你。”

她后退了一点儿，她的目光从帽子打量到蓝衣服，到黑袜子和笨重的黑鞋子。她赞许地点点头。

“很好——很漂亮。”

弗劳·拉斐尔是一位圣洁的、年长的修女；她告别尘世至少已经三十年了。现在我确信，我当时一定使她清晰地回想起她的同时代的年轻女士们。

接着是些指示：我在休息日应当回到修道院来；我应当记住医生的劝告，睡眠要充足，经常锻炼——但要适可而止，适可而止；最后，我应当经常记住，我的家和职位是在农贝格，尽管我不得不同世俗的人们打交道，我只是借给他们的罢了。

当我不得不同其他三个年轻候补见习修女告别时，我的心都疼了，我一直同她们共住一间宽敞的居高临下俯瞰着萨尔察赫河青翠河谷的屋子。当弗劳·拉斐尔俯身在一小片纸上写下我要去找的人名和地名时，我最后一次留恋地打量着这间长方形的大屋子里的景物：屋里有六扇窗子，靠墙是一排用白色帷幔隔成的我们睡觉的小单间，屋子中央有一张大桌子和一个老式的欧洲瓷砖炉，它在萨尔茨堡严寒的冬天给人带来舒适和温暖。我在那儿曾是多么快乐，我又要过多长时间才能回来啊！但是房门上边洁白的墙上用褪色的古老字体写着“你必定做到”。

多少交谈了几句，作了最后的祝福，我便最后一次把我的手指浸在圣水器里。在唱诗班席位的格栅前跪了一会儿，望着下面的主圣坛，祈求我主给我力量。接着老栎木大门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慢慢打开了，我觉得，它似乎不愿意让这个农贝格最小的孩子回到那个世界去，它是多么想保护她啊。

当我从阴凉的拱廊走进已有好几百年历史的墓地时，泪水和耀眼的阳光模糊了我的视线。我的目光落在一块久经风霜而

变了形的墓碑上，上面刻着“上帝的旨意不容怀疑”。

在墓地的高大的外墙上开出的一个拱形门道上，我回首恋恋不舍地最后瞥了那珍贵的围墙一眼，并低声说道：“我很快就回来。”

然后我走上了下山的道路，山坡上有一座艾伦楚迪斯圣徒在八世纪建造的上帝的城堡。那真是一座城堡，它建筑在坚硬的岩石上，围墙高大，墙基厚达九英尺，它象是从岩石上长出来似的，那里有一个从岩石上开凿出来的小平台。我在平台上停了一会儿，凭栏眺望几乎有三百英尺高的陡峭岩壁下的深谷，下边那青翠的山坡上，萨尔茨堡的房屋鳞次栉比，簇拥在一起。我站立的地方仍然比那些教堂的尖顶还高。我俯瞰着那些奇怪而古老的壕沟式屋顶（“壕沟式屋顶”是萨尔茨堡的古老房屋常用的结构），扫视着那银色丝带般的萨尔察赫河，一直到河流源头的山脉。山那边一定就是我要去的艾根了。

我要去的地方——天哪——还必须搭公共汽车；我走下一百四十四级台阶，一步两级，我已经忘记了最近对我的告诫。在雷西登茨广场，得知下一班公共汽车于半小时内开，我跑得气喘吁吁，所以现在坐在一条绿色的长凳上。

我感到孤独无依，脑子里有点空虚。下一步怎么办呢？我的视线落在手里一片揉皱的纸上，我又看了一遍，“冯·特拉普上校”。我觉得莫名其妙。我从来没有到过海边，一生也从来没有碰到过海军上校，只是在小说和图片上同他们打过交道。

“我猜想他一定是一个上了岁数的人，长着浓密的灰色连鬓胡子，红脸颊，犀利的蓝眼睛，”我暗自思量道，“他很可能嚼烟草，并且老吐唾沫。如果他是一个上校，他一定多次环游过世界。他屋子里的墙上一定挂满了战利品，狮子和老虎皮，各种武器、陶器以及难以描述的东西。那该是多么有趣啊。”

与此同时，我觉得一种畏惧悄悄爬上心头，因为他一定会